



(六)

章 君 毅

虎口將牙頭上頂刀

薛恆是一位花花大少，他的父親顏料大王薛寶潤，固然是長袖善舞，富甲一方，但是在華洋雜處，五花八門的黃浦灘上，仍舊祇能算是一個有財而無勢的殷商。如所週知，在十里洋場大上海，光有財而沒有勢，依舊還是吃不開，兜不轉的。因此，薛恆色迷心竅，胆大包天，和上海家老闖黃金榮的禁嚮搭上了，那就正好應了兩句警世的俗話：「老虎口中將虎牙」，「色字頭上一把刀」，黃浦灘上人人都在說：這一下小薛二的一條性命，必定是凶多吉少。

事實上，當年的小薛二，也不知道一連幾次，一脚踏進鬼門關，當黃金榮手底下的兩名狠客，接到了黃老闖「對付」小薛二的暗示，五時三刻召集同門弟兄，各路朋友，當場就決定了施小薛二以「打包各散」的嚴厲處置，那是在江湖黑道之中，比五馬分屍，死無葬身之地尤為慘酷的

毒刑。遭之者非但沉寃莫白，永難破案，而且很可能的屍骨無存。

當老共舞台的機關祕室裏，殺人不眨眼的滬上狠客，決定了處置小薛二這個「拆白黨」的方式，富商之子薛恆的命運就此注定了，黃浦灘上行將見發生一樁驚人的命案，然而，或許是小薛二家祖上有陰功積德，也很可能的是黃老闖額頭高，運道還好，使他在那個够傷腦筋的時期，免却了一場大麻煩。正當衆狠客與高采烈的推派執行人員，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時，斜刺裏殺出一位程咬金來，那便是在上海小八股黨中，勢力够大，地位也高的高鑫寶，高鑫寶闖來無事，上老共舞台逛逛，一脚踏進了機關祕室。芮慶榮、「水果」阿榮，正在調兵遣將，分配暗殺任務，一見高鑫寶來到，自然沒有瞞住他的必要。——芮慶榮、水果阿榮正起勁，高鑫寶已經聽明白了他們在商量什麼事情。於是他兩道眉毛緊緊的一皺，輕飄飄的拋過一句話去，他說：

「你們不要剃頭担子一頭熱，要做薛二，你

們問明白老闖沒有？」

芮慶榮有火老鴉的綽號，性如烈火，直來直往，他一聽高鑫寶這麼一問，當下就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鑫寶哥，你放心，沒有老闖的交代，我們會這麼樣做嗎？」

一句話把高鑫寶的那一句頂了回去，照說，高鑫寶就該事不關己不操心，不再往下問了。然而，說也奇怪，高鑫寶好像有心要管這一擋子閑事似的，他以無法置信的神情再問一句：

「老闖真的交代你們這樣做？」

這一句追問，問得「火老鴉」芮慶榮光起火來了，他毫無忌憚，口沒遮攔的回敬道：

「鑫寶哥，是否因為小薛二的家裏有金山銀海，你要替他討個情？」

這一下頂撞委實太重了些，換了別人，也許會因而一語不合，當場翻臉，鬧出黃浦灘上雙雄火拼的驚人事件來。然而，高鑫寶和芮慶榮，多年以來都是福禍同當，生死與共的老搭檔，好兄

弟，他更瞭解丙慶榮的毛焦火爆脾氣，即使當衆受到他的羞辱，也能嚥下這口氣去，高鑫寶雍容鎮靜，絲毫不以為忤，他仍在春風滿面，若無其事

的說：「薛家的金山銀海我見過，那個花花大少薛二呢，也曾跟我同過席，一道賭過錢，可是彼此不過點點頭的交情，我沒有替他說什麼情的必要。」

水果阿榮唯恐高鑫寶的面子罩不住，趕緊插嘴進來，好奇的問：

「鑫寶哥，那你又是爲了什麼呢？」

「爲了老闖，」高鑫寶斬釘截鐵的回答：「也可以說是爲了各位！」

小開嬌娃生死一髮

丙慶榮和水果阿榮情不自禁的「哦——」了一聲，水果阿榮接口便問：

「鑫寶哥，此話怎講呢？」

當下，高鑫寶右手食中二指一疊，指指點點，說出了一番道理來：——

「小薛二在太歲頭上動土，打起師娘的主意。千頂帽子綠的難戴，當然，任誰也嚥不下這一口氣，祇不過，老闖在黃浦灘上是何等樣的身家，是何等樣的場面，蝕得起萬貫家財也蝕不起這個面子。如今老闖並沒有叫你們做掉小薛二，多半也是在爲面子問題着想，紙包不住火，小薛二跟師娘的一筆爛賬，黃浦灘上曉得了的人只怕已經很不少了，一旦再出一樁『打包走散』的人

命案，申報紙上一登出來，少不得人人要問聲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那豈不是公開給老闖坍台？」

一番話說得頭頭是道，入情入理，連丙慶榮的一腔怒火也平了下去，他頻頻的直在點着頭，水果阿榮却向高鑫寶一伸大姆指，讚不絕口的說：

「對，對，對，高明，高明，鑫寶哥，老闖的心事都被你說中了，你真不愧人稱『白面秀才』，一肚皮的人情世故，見識學問。」

火老鴉丙慶榮實事求是，不暇詞費，他在一旁直淌直的問道：

「鑫寶哥，你說，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很簡單，」黃鑫寶打了哈哈，再接下去說：「俗話有道是：『擒賊擒賊，捉奸捉雙』。那男女間之事，一隻碗不響，兩隻碗便會叮噠。所以說在小薛二和露老闖之間，你們只要盯住一個。」

萬一他們再不知收斂，還敢暗中往來，到時候你們便放過露老闖，單把小薛二捉牢，關他起來，再請老闖自行發落。」

衆人一聽，極口稱是。小薛二的一條性命，就由高鑫寶的一篇道理，一條穩穩妥妥的妙計，就此救了下來。於是，黃老闖的手下全體出動，不分晝夜，暗中注意露蘭春的芳蹤，反倒把小薛二擱在一邊，簡直不加理會。於是，有那麼一天，深更半夜，露蘭春從老共舞台演唱完畢，她故意找個托詞，支開了黃公館的司機。獨自一人步出了老共舞台，這一下，黃老闖手下負責監視的

徒子徒孫，頓時就緊張了起來，人人心中明白，精采好戲，驚人風波，馬上就要開鑼了。

消息報到丙慶榮和水果阿榮那邊，兩位黃老闖的哼哈大將立刻下令全體行動，緊密追蹤。那一天夜裏小薛二和露蘭春的遊興特別的濃，他們開車兜了一陣子風，又到一處隱秘幽僻的地點，去吃過了宵夜，然後由小薛二駕車送露蘭春回鈞福里黃公館。照例的，在汽車前座再親熱一會兒，一對打得火熱的露水鴛鴦就要告別。

然而，這一夜偏巧就要出事，由於露蘭春事先即已獲知，黃老闖有要事耽擱，他不會到鈞福里來，因此，在她臨下車以前，便心有成竹，意存挑逗，用激將法問一聲小薛二道：

「二少，你有沒有種？」

小薛二被她問得莫明其妙，一時間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於是露蘭春便畫龍點睛的又添上了一句：

「有種，你就下車，送我進去！」

這一項挑戰把小薛二吓了一跳，他囁囁嚅嚅了好半響，說來說去就只有一句話：

「這……這又何必呢？」

露蘭春却在春心盪漾，不克自持，她有心要小薛二下車進屋，表示他確能爲她無懼一切，犧牲一切，即使送掉性命也在所不惜。同時她也早有安排，要跟小薛二一夜春宵，曲盡綢繆。小薛二越是胆怯畏縮，她越發的步步進逼。男女之間沾上色字，言行舉止就難免逸出常軌，做出或說出令人爲之驚訝駭然的事與話，小薛二少不更事，不懂深淺利害，一味只求討伊人的歡心，在露

蘭春冷諷熱嘲，出語譏諷之下，也不知道從那兒借來了老虎心、豹子胆。他一咬牙，便毅然決然的說：

「好，我就送你下車！」

小薛二自己先下車來，彬彬有禮的遞到露蘭春座位外面，小心殷勤的給她打開了車門，扶她下車，走了幾步，便告饒似的說：

「好了吧，就讓我送到這裏爲止。」

烟視媚行風情萬種

詎料露蘭春早已敲定了如意算盤，她偏還拉牢了小薛二不放，纖纖玉手緊抱郎臂，蛇腰支一陣扭搖，香風四溢，媚人欲醉，露蘭春在向色授魂與，呆若木雞的小薛二撒着嬌道：

「不行，不行，你自己答應了的，你送我下車以後，還要送我進屋。」

「可是，——」小薛二急得哭出嗚拉的說：「萬一給黃老闖碰到了呢？」

露蘭春驟然的臉色一變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一副昂然無所懼的神色，悍然的說：

「我正要告訴你，別人怕衆家老闖黃金榮，唯獨我不怕！」

露蘭春不怕黃金榮，小薛二却自家做了虧心事，怕黃老闖怕得要命。可是，在那一天夜裏，不管他怎麼苦苦哀求，情急討饒，露蘭春却步步進逼，毫不放鬆。她一定要小薛二送她到屋裏，送進了屋還不許走，又要他送到樓上。當小薛二賴在樓梯。說什麼也不肯上去，露蘭春已將這個

唇紅齒白，人見人愛的情郎捉弄得够了，方才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的跟他說了實話——

「二少，你放一千一萬個心，別人你儘可以不相信，難道我還會害你不成？今天夜裏黃老闖有要緊事件，我是算準了他不會回來的。」

「但……但是，」小薛二闖進龍潭虎穴，依舊嚇得牙齒打戰，聲音發抖，全身都在殺賊戰慄，他面無人色的在說：「這幢房子裏還有好些保鏢、聽差、娘姨、丫頭，一旦給他們看到，那可怎得了！」

露蘭春却還在肆無忌憚，格格浪笑的說：

「保鏢、聽差從來不准進正屋，娘姨丫頭全都是我的人，誰敢洩露！」

再拉小薛二一把，薛二無可奈何的，被她拉上了樓。

小薛二一顆心似小鹿兒亂跳，被露蘭春一步一的拉上樓去，他先已三魂吓掉了兩魂，七魂只剩下了一魂。連個手脚都無處放了。然而，露蘭春還在儘出難題叫他做。把他帶進了黃金榮和她自己的新房，把電燈扭亮，站在衣櫃前面，當着小薛二，脫去大衣，輕解羅衫，露出了半身的細皮嫩肉。

佳麗當前，春光四洩，美色一覽無遺，然而，小薛二心中偏有十五只吊桶，七上八下，跳個不停，那裏還顧得到遊目騁懷，儘情欣賞。這時節，露蘭春却匕鬩不驚，篤篤定定，她披上一件薄似蟬翼的浴衣，曲線窈窕，若隱若現。又見她烟視媚行，風情萬種，向小薛二投以懾人魂魄的一笑，曼聲說道：

「我先去恣個浴，你到床上去香兩口，提提神。」

說罷，更是臨去秋波那一瞥，便一扭柳腰，蓮步輕搖，風姿嫵然的走進浴室去了。

留下薛二，失魂落魄，呆呆的站立在房間中央，心驚肉跳，進退維谷。他只怕樓下窗外，汽車聲響，黃老闖隨時隨刻都會回來，一雙情敵打了照面，他自己非送命不可。然而，此情此景，偏還不敢轉身下樓逃走，他怕露蘭春生氣，很可能的會跟他一刀兩斷，從此不再讓他近她的身。

於是，他只好硬起頭皮，拚着條小命在等。望一眼黃金榮和露蘭春合睡的那張大床上，正當中剛好擺了一副鴉片煙具。名貴的煙槍，精緻的煙燈，舒適的枕墊，極品的藥膏。黃金榮、露蘭春和薛二，全是所謂福壽膏的癮君子，而但凡是癮君子的話，就沒有一個不把鴉片煙視爲能癒百病的仙丹靈藥，可以治胃病肺病心臟病，當然更可以治六神無主，心神不寧。

冀夫鄉匪清晨出動

小薛二終於乖乖的聽話了，他橫身躺在床上，點燃煙燈，調好煙膏，往煙斗上熟練的一裝，湊近煙燈徐徐燃着，開始噴雲吐霧，一口口的抽起了大煙來。幾口煙一吸進去，四肢百骸，遍體舒泰，眼睛一亮，頭腦一醒，小薛二不曾定了神，更不曾壯了胆，反倒是捫心一問，霍然一驚：——此處是龍潭虎穴，殺機四伏，自己的處境恰是一髮千鈞，生死俄頃，再怎麼說也不該大膽停

留，自尋死路呀？

一想明白，小薛二便及時的作了個決定，那怕明天叫他磕頭作揖的跟露蘭春賠罪，他也萬萬不能再冒這種險。主意打定了，小薛二便一骨碌的翻身坐起，輕手輕腳的伸腳下床，趑趄皮鞋，重又穿上。然後再踏上黃露房裏厚厚的地毯，小薛二明哲保身，性命要緊，他決心不顧一切的溜走。

然而，正在此時，裏面水聲唏哩嘩啦在響的那間浴室，緊扁的室門竟然無聲的被推開，而且還從門縫裏探出露蘭春的螓首與酥胸，搗粉滿酥，滿目春色，更見她輕輕的將柔荑一招，吐出了令人色授魂與的兩個字：

「你來！」

縱使小薛二和露蘭春戀好情熱，為時已久，他幾曾經過這種旖旎冶蕩，令人如醉如癡，情不由己的場面。一聲輕喚，魔法無邊，小薛二渾不自覺的轉了個彎，軟玉溫香抱滿懷，把殺身之禍都拋諸腦後了。

一直到雞聲甫唱，窗外露出微曦，疲乏已極的小薛二和露蘭春，方始在黃金榮買的那張華麗大床上，沉沉的睡去。兩人不但同床並枕，而且在那一幅錦緞被下，居然還是赤身露體的。自古有言：「淫為萬惡之首」，一下子疏忽便會惹來殺身的危機。

從露蘭春獨自一人離開老共舞台後台起，自芮慶榮、水果阿榮以次的黃門徒子徒孫，即已大舉出動，嚴密部署，釘梢的釘梢，報告的報告，商議的商議，行動的行動。這一次，在受過高鑫

實的懇勸以後，連性烈如火的芮慶榮也曉得審慎從事，不可輕舉妄動，張揚開去了。當他聽到了釘梢弟兄報來的確訊：小薛二和露蘭春色胆包天，目中無人，居然敢跑到黃老蘭鈞福里公館樓上臥房裏去幽會。儘管芮慶榮等人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烟，但是他一想到高鑫寶的忠言，仍舊捺下氣去，定下心来，好好的想了一陣。

芮慶榮在深思長考以後，做了一個決定。由於他手下的弟兄，鈞福里黃公館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不熟。如欲避免鬧個風吹草動，醜聞外洩，他手下的人就不能出面上黃公館捉奸。自己的弟兄不好用，又要做得手到擒來，乾淨俐落，那就只有另請高明——找黑道裏專做綁票生意的朋友，請他們嚴守機密，用神不知、鬼不覺的手段，從黃公館裏架出那一對奸夫淫婦來。

當年，按照芮慶榮預定計劃，是將小薛二和露蘭春雙雙的捆在一起，自然最好是赤身露體，讓人一見便知是發生過什麼事情的。然後再架上汽車，送往一處祕密地點，由芮慶榮和水果阿榮去把黃老蘭請到，讓他驗明正身，當場處置。

黑道上專搞綁票的朋友很痛快，一拍胸脯就把這件「任務」答應了下來，而且還派出此道中的高手，問明白了鈞福里黃公館的裏外環境，和進出路線，又商定了下手的每一個步驟。這才一聲令下，分頭出動。

就在天色漸亮，東方露出魚肚白，小薛二和露蘭春倦極入眠，呼呼大睡的當兒，鈞福里黃公館的老娘姨頭一個起了床。她拎了隻菜籃子要上八仙橋菜市場趕早市，挑起新鮮小菜回來，讓露蘭

春嚐嚐，這個老娘姨確是露蘭春的心腹，儘管她的烹調手段比起水果阿榮簡直不可以道里計，但是露蘭春從來不挑她的眼，從來不找她的麻煩。因此當水果阿榮在鈞福里黃公館，「排頭」吃足，悶氣受够，實在做不下去了，他憤憤然的自動求去，黃老蘭就只好去問露蘭春，該找那一位大師傅來，才能合她的口味？那時節露蘭春一開口。便提出這個老娘姨，黃金榮當然祇好照辦。這位老娘姨一到黃公館，露蘭春果然從此絕口不再挑剔了。

海棠春濃突來怪客

每天清早這位老娘姨拎着菜籃子去買菜，她一出門就是整整半天，因為她能很準確的算好時間，算準露蘭春什麼時候起床，直到那時她才買好菜回家，把菜籃子一直拎到樓上，拎到露蘭春的面前。她這麼做其實是有多重作用的。首先是報賬為名和露蘭春作每日一次例有的交談，她以露蘭春的耳目自居，向她提供情報，轉播馬路消息，讓露蘭春躺在床上就能曉得天下大事，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籌商機密。其次則為顯示一下她所買來的可口菜餚，讓露蘭春及早獲知她今天的食之享受。

那一天，老娘姨照例從後門走，後門一打開，便有一名壓低帽簷，衣衫襤褸的「糞夫」走了進來，和她匆匆的擦身而過。老娘姨對這個糞夫毫不注意，連招呼都沒有打一個，就讓他直闖而入，登堂入室。原來這也是早年黃浦灘上的怪現

象之一。當時還不曾發明化粪池，也罕見抽水馬桶，上海人家所排洩的糞便，就唯有仰仗久而不聞其臭的糞夫來解決。每一名糞夫都有他的固定地盤，固定主顧。清晨八早挑起兩隻糞桶，敲開人家的後門，闖將進去出清了糞便就走。一年三節，客戶會給他們一筆賞錢，除此以外，糞便經由糞車運送下鄉，還可以賣很好的價錢。因為那是當年農家唯一的大宗肥料。所以糞夫的職業雖然臭而不可聞，但是他們的收入都很不錯。再加上行規和信用的關係，他們從不順手牽羊，私取客戶的東西，上海人家上下人等，誰也不會防備他們，會有做業餘小偷的可能。

祇不過那一天進黃公館的糞夫，可就大大的不同了，他從後門而進，排闥直入，旁若無人，居然大搖大擺的走上了樓，輕車熟路似的，很容易便找到了黃金榮、露蘭春的那間臥房。房門沒有下鍵，還是虛掩着的，糞夫輕悄悄的把房門推開，探進頭去往裏一看，當下便博浪鼓似的直在搖頭。

房裏，床上，觸目所見的是一幅「海棠春濃圖」，小薛二和露蘭春色迷心竅，人困馬乏，兩個人仰臉朝上的陷入熟眠。一床錦被，縮成一堆。於是被頭之外是酥胸一抹，粉頸一弓，錦被被尾則是兩雙細白粉嫩的腿。糞夫先把房門打開，踩着厚地毯直到床前，在這當兒他遲疑了一下，一來雅不欲清晨大早觸個霉頭，掀開被窩看到女人家赤裸裸的身子。二來也有點臨陣胆怯，唯恐自己單槍匹馬制服不了這一男一女。何況衆家老闆的意中人，心上肉，自有她的「尊貴」與身

價，看在這個小夥計的眼裏，畢竟還是凜然不可侵犯的。於是在他在一轉念間改變了主意，由而便鑄成了大錯。

糞夫綁匪決定不驚動露蘭春，他掏出手鎗，對準了小薛二的鼻尖，然後輕輕的一擱兩響，兩巴掌把小薛二從噩夢中驚醒過來。他一睜開眼睛，就看見黑黢黢的槍口就堵在他的面前，當下的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，耳朵裏又聽見不速之客在說：

「喊一聲，就要你的命！」
小薛二幾會經過這種生死決於俄頃的陣仗，一聲姆媽給嚇得縮了回去，他混身像風中枯竹般的在猛烈顫抖，那人又在低喝：

「乖乖的下床來，不要弄出聲響。」
小薛二只好一一如命辦理，欠身而起，伸脚下床。低頭一看，好不羞煞人也，——這才發現自己昨夜一時懶怠，居然忘記穿上上衣，如今在陌生不速客前亮相，竟是一縷不掛，赤條條的。小薛二正窘得無地自容，糞夫却順手從衣架上取過一件綢大褂，往小薛二的手裏一塞，喝令他道：

「穿上！」
小薛二如逢大赦，急急忙忙的把長衫穿好，赫然又成了一個空心大老倌，長衫之下，整個人都是空蕩蕩的。當時，那位糞夫也不等他開口再求，再問，手鎗往他腰上一頂，又是一聲喝令：

「走！」

美夢方覺佳人斷魂
糞夫綁匪不由分說，把「空心大老倌」小薛

二押出房間，押下樓梯，當時鈞福里黃公館上上下下的人全都好夢正酣，絲毫不覺。於是兩人前一後的穿過客廳，穿過天井，一直走到大門口，由糞夫綁匪打開了大門，迎面涼風撲來，兩個人都不約而同打個寒噤，出得門來，一輛轎車已在升火待發。

小薛二先已被吓得如中雷殛，魂不附體，兩隻腳像機械般的在邁步，以致於當他被押到汽車旁邊，車門自動的打開。並不是他賴着不肯走，而是他兩隻腳已經吓僵了，好一會兒他都跨不上車去，只好勞動糞夫，硬把他塞進了車裏。

等到糞夫再一上車，關好了車門，那輛汽車便風馳電掣的駛向郊外而去。——落到了黃門中人手裏，拈花惹草的小薛二，可有得苦頭吃了。那一頭，甜蜜入夢的露蘭春，却一直睡到日上三竿，方才一陣夢囈，一聲呵欠的徐徐甦醒，星眼半啓，先就嗙聲的叫起：

「二少，二少！」
連叫兩聲不聞答應，露蘭春方始睜開眼睛，側過頭來。她定睛一看，睡在自己身畔的情郎不曉得到那兒去了？驚了一驚，再望一眼窗帘上透進來的陽光，赧然一笑，自言自語的道：

「他倒先起來了！」
於是露蘭春照例的躺在床上叫人來侍候，她先喊老娘姨，不聞回應，再叫小丫頭阿翠。阿翠格登格登的跑上樓來，進得門時，先喊了一聲：

「老闆！」
然後她彎下腰去，把昨夜一對貪歡者拋了一地的內衣內褲，襪子襪衣，一件件的撿起。

阿翠一面在檢，露蘭春斜睨着俏眼在看。當她看到了小薛二的汗衫和襯褲，她放心了，——他準是還在這幢房子裏，要不然，赤身露體，一絲不掛，他又怎麼走得出去。

然而，就在這時，也是露蘭春心腹之人的小阿翠，羞紅着張小臉在問了：

「老闖，二少呢？」

很顯然的，阿翠已經從那一身汗衣襯褲，猜中了昨夜的伊人。露蘭春對阿翠從不隱瞞任何事，她笑了笑，啓齒答道：

「他在溜浴間裏。」

但是阿翠一向心細如髮，且又生來聰明伶俐，她側着耳朵聽了聽，浴室裏一無人聲二無水響，情不自禁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好像不在呢。」

露蘭春格格的笑了，她接口說道：

「傻丫頭，二少不在溜浴間，在那裏呀？難道他會——這樣跑出去？」

小阿翠偏起頭來再一聽，她又一次堅持的說

「老闖，溜浴間裏真的沒有人呀！」

露蘭春只是覺得小阿翠傻得可笑，她再笑吟吟的說：

「阿翠，你不要瞎三話四了。快點把我的衣服拿來，讓我穿上，給二少送衣裳去！」

阿翠果然不敢再多說了，她將露蘭春的裹衣和內衣褲一一遞過去，讓露蘭春在被裏被外穿了個聊堪蔽體，再一脚踏下床來，再取過小薛二的內衣褲，抱在手裏，她也赤着腳，行經軟酥酥的

地毯，走到浴室門口，伸手敲敲，曼聲喊道：

「喂！小衫褲拿進去，當心光着身子跑出來，一下子着了涼！」

然而門裏却依舊寂然無聲。

露蘭春耐心的敲了三遍，依然沒有聽到小薛二的回答。她這才覺得情形不對，一扭頭關照她的丫頭小阿翠，埋怨的說：

「死人哪？還不出去找找看！」

小阿翠一出房門，露蘭春便忙不迭的把浴室門打開。果不其然，其中空空如也，並無人在，還是昨夜留下的凌亂光景。

伊人失蹤玩火自焚

露蘭春漸漸的感到事有蹊蹺了，她昨夜分明是在玩火，開眾家老闖的大頑笑，玩火者終難免於自焚，何況她玩火的地點是鈞福里黃公館，黃公館裏多的是三山五岳的英雄，大江南北的好漢，龍蛇混雜，各有奇才異能，什麼樣難以想像的事都會發生。她自己在這裏不過是一個仰俯由人的玩物，偏偏她還要恃寵而驕，自不量力，要上一手紅杏出牆，公然戴綠的笨拙把戲，豈不是拿雞蛋跟石頭碰。自己碰砸了那是自取其辱，咎由己取，拚却一死的話，倒也沒有什麼關係。可是她千不該萬不該拖進養尊處優，一輩子不曾吃過苦頭的小薛二。倘若他有個不測，那自己豈非百死莫贖麼？

懊惱，悔恨，焦急，憤恚，像毒蟲般在咬嚼露蘭春的心，她深切責責自己，怎麼會荒唐胡鬧，大膽妄為，拉着小薛二，做出這種莽撞孟浪，

惹火燒身的事來？露蘭春走回床前，沉沉的往床沿上一坐，還來不及打定主意自己究該怎麼辦，點婢阿翠，已經面帶驚惶，氣急敗壞的奔回她的房裏。

小阿翠直在喘息，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。露蘭春心中更急，於是開口便問：

「怎麼樣，妳找到二少沒有？」

連阿翠都曉得事態嚴重，大禍臨頭了，她使勁的搖着頭說：

「沒有啊，老闖，裏裏外外都找過了，就是找不到二少呀？」

露蘭春一想，大事不好。十有八九，小薛二是被黃老闖手下的人綁架去了。她五內如焚，暗自驚心。心想黃老闖果真不愧為黃浦灘上鐵錚錚、響噹噹的人物，試看他處理這一件尷尬已極的事，手條子是何等的既辣而又漂亮，能把小薛二從自己身畔神不知，鬼不覺的架走，自己還以為他是在浴室裏洗澡呢？——彰明昭著，事實俱在，不由露蘭春不為之毛骨悚然，越想就越駭怕。黃老闖的人已經架走了小薛二，不論是以死相脅，或者是嚴刑拷打，小薛二的膽子本小，兼以一身細皮嫩肉絕對吃不消，他一定會源源本本的吐露奸情，到那時候，黃老闖能饒得了露蘭春嗎？時機緊迫，間不容髮，露蘭春必須祈求自保，火速逃生了。——一切的一切，都得等她自己逃出虎口以後再說。露蘭春從小唱戲，活躍在紅氍毹上，戲唱得多了，自然見識較廣，心計也多。她再喊一聲小阿翠，若無其事的關照她說：

「妳給我到後面去看看，老娘姨回來了沒有

？再給我弄點東西來吃。」

阿翠答應一聲是，翻身外走下樓而去，她沒有想到這是露蘭春調虎離山之計，因為露蘭春已經決定了三十六計走為上着，她也要遠走高飛，逃之夭夭，不再呆在鈞福里黃公館提心吊膽，等黃金榮或者他的手底下來收拾她了。所以阿翠一到後頭，她馬上就採取行動，匆匆忙忙的把衣服穿好，再打開黃金榮的那只保險箱，把裏面的黃金、美鈔、珠寶，還有值錢的東西全部席卷一空，往一只箱子裏一裝，然後拾級下樓打開大門，就此離開黃家，不知所往，一去杳如黃鶴。

鈞福里黃公館在一夜之間，被綁架了一個小薛二，又跑掉了一個露蘭春，黃公館上上下下的人毫不知情，大出意外。小丫頭阿翠在後進廚房打了一轉，剛好老娘姨買好了小菜回來，阿翠並不曉得老娘姨對小薛二與露蘭春之間的事有多少瞭解，她只好暫時瞞住不說，心想這種尷尬事情最好由露蘭春跟老娘姨當面說明。於是她默默無言的跟老娘姨上樓，走進露蘭春的房間，殊不知小阿翠這一隱瞞，反倒把事情鬧大了，因為老娘姨一進房就發現保險箱門大開，裏面成千上萬的金珠早已空空如也，昨夜分明回了家的露蘭春更是影蹤不見，鳳去樓空，財物被劫，老娘姨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，她發出一聲驚叫，把黃公館的保鏢聽差統統喊上了樓來，到這時節，小阿翠縱使急於向老娘姨說明真正被綁架的是小薛二，當着衆人之前，自是更加說不出口。

鬼使神差陰差陽錯

誠所謂鬼使神差，陰差陽錯，在黃公館偏就鬧出這麼一樁驚天動地的大新聞。法租界盜賊猖獗，也不知道那條路上的黑道中人有限不識泰山，膽敢洗劫了法租界巡捕房總探目，衆家老闆黃金榮，連帶紅極一時的名坤伶，黃太太露蘭春都神祕的失了蹤，不知是監守自盜，逃逸無蹤，還是遭了綁票。

老娘姨心裏一着急，拿着鷄毛當令箭，在她的極力主張之下，黃公館先撥了一個電話給法租界盧家灣總巡捕房。那一邊聽說黃公館遭劫當然不敢怠慢，法國巡捕頭腦覺醒親自自動，帶一名專司緝盜的華籍小頭目麻炳根，一輛警車駛到了黃公館。

一直到那時候黃金榮都還沒有回家，黃公館和盧家灣老行（老上海對盧家灣總巡捕房的習稱）兩頭不斷的打電話，始終都找不到黃金榮在那裏？覺遜和麻炳根帶了大批巡捕來到黃公館，也就只好先問老娘姨和小阿翠的話，覺遜先問老娘姨——

「你什麼時候發現黃公館被劫的？」

老娘姨經過翻譯，回答他道：

「十分鐘以前。」

覺遜再問小阿翠：

「你們太太呢？」

小阿翠在這個時候，就只有硬起頭皮撒個謊，她鼓起勇氣回答：

「昨天夜裏我去睡覺，我們老闆早已換好衣裳上床睡了。今天早晨我和老娘姨一道推門進來，老闆……老闆就不見了啦！」

覺遜再問黃公館的上下人等：

「你們有誰看見太太出去？」

上上下下十來個人，居然一致的搖頭，顯然誰都沒有看見。

覺遜望了麻炳根一眼，輕緩的搖一搖頭，意思是說再問也問不出什麼名堂來了。麻炳根便去招來候在客廳裏的技術人員，開始忙碌緊張的作現場偵查，並且將偵察所獲一一記錄下來。黃金榮、露蘭春的臥室裏門扇紋風未動，保險箱也不見撬開或爆破的痕迹，從臥室直到大門口全無異狀，根本就沒有掙扎或打鬥的痕迹。由現場的種種情形推斷：黃公館的驚人劫案很有可能是內賊。但是再一仔細搜查，案情又有了出人意外的發展：麻炳根在浴室裏發覺了一套男人穿的內衣褲，又在黃金榮的床底下找出來一雙男子皮鞋，和一雙質料高貴的男襪。他再三追詰娘姨、丫頭，她們矢口否認這些衣物為黃金榮所有。——這其間顯然大有隱昧了，黃金榮和露蘭春間的近來感情欠佳，時生勃谿，覺遜和麻炳根是早有所聞的，因此，兩人在偵查工作告一段落時，相互做了個會心的微笑，再由麻炳根嚴詞告誡公館上下人等說：

「這樁案子我們一定會破的，祇不過，你們千萬不可洩露風聲，對外面的人，一個字也不能說。否則的話，老闆回來有你們的好受！」

黃公館僕役傭婦一個個吓得呆若木鷄，噤若寒蟬，送走了覺遜和麻炳根以後，立刻就將大門關上，連電話都不敢接。尤其是只知內幕祕蘊一半的小阿翠，更是一肚皮的苦水吐不出。一家上下

就祇有苦等黃金榮倦遊歸來，再由他定個主張。

其實，出事的那一夜，黃金榮並未離開上海，他只不過由於心中煩悶，跑到好朋友家裏去打了一通宵的牌，再到澡塘子裏去洗了個澡，補了一覺，直到中午時分，方才一汽車回到鈞培里老宅。鈞培里老宅係由他的賢慧兒媳李志清當家。

黃老闊娶了露蘭春以後，始終保持一個習慣，他本人住在鈞培里露蘭春那邊，可是，每天一頓早點却一定要到鈞培里老宅來吃。一方面是他的賢慧兒媳曉得他的口味，另一方面，也是爲了藉此機會同一趟老宅，和兒媳婦、愛孫見面談些家常話，順便解決一些必須由他處理的家務事。

洋探華捕場面尷尬

鈞培里黃公館鬧得天翻地覆，當露遜和麻炳根一走，老娘姨和家中各人一商量。麻炳根的峻詞告誡必須遵守。黃公館被劫，露蘭春失蹤一事必須守口如瓶，點滴不漏，但是老宅那邊却勢必要去報一報，一來算是備了個案，二則更爲了誰都曉得黃老闊的習慣，他無論從那兒回來，必定

先到老宅。

於是，鈞培里老宅的女主人黃李志清，剛放下電話聽筒，聽完了老娘姨報告她鈞培里出事的經過，客廳外便響起了傳喚：「老闊回來了！」

黃李志清先定定神，心想這一件大事還是公公吃過了早點再說。她知道黃金榮的性子很急，家裏出了那麼大的事，驟然告訴他了，他一定會急得早點都吃不下去。所以她一直等到黃金榮好整以暇，慢條斯理的洗好了臉，漱過了口，坐在餐桌之旁吃完了一大碗油豆腐細粉，和兩根沾臭豆腐渣的回鍋油條，吃得腆起了胖大的肚皮，照例的問一聲：「有什麼事嗎？」

黃李志清淡淡的一笑，回答他道：

「這邊到是沒有什麼事，祇不過，剛才接到電話，鈞培里那邊……」

黃金榮一聽鈞培里三個字果然就着了急，他忙不迭的搶着問：「鈞培里怎麼樣？」

鈞培里三字在此可做雙解，一則代表鈞培里那邊的那個小公館。此外也含有露蘭春本人在內的意思。這是老上海的習慣稱呼，但凡一個人娶

了幾房太太，分住各處，便以她所住的地名作爲背後的代號。

一語雙關，黃李志清回答她的公公說：「剛才老娘姨打電話來，說是鈞培里出了事。爹爹（上海人稱父親）房裏的一隻保險箱打開了，值錢的東西給搬了個空……」

黃金榮大惑不解，搶着問話：

「哦？居然會有這樣的事？」

「爹爹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，」黃李志清對她公公的臨老人花叢，和露蘭春的一段嚙戀，一向很不以爲然。在這分際，她正好表明了對露蘭春這個「女戲子」不屑的態度，她一聲冷笑，再往下說：「老娘姨講的，鈞培里昨天夜裏回去，今天早晨人就不見了！」

說話時，黃李志清正給黃金榮端上第二碗油豆腐細粉，詎料黃金榮聽她說到露蘭春神祕失蹤。恍如分開八塊頂心骨，澆下一盆涼水來。他大吃一驚，霍的起立，剛好把黃李志清手裏的一碗熱湯，碰到了地上，連湯帶食物，潑了一地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 第十一 健康長壽之路

楊森等著 定價叁拾元

健康長壽之路要目：楊森「我的養生之道」「我的養生祕訣，家庭生活」楊却俗「醫藥罔效、怪病自療」李先聞「三次生病記」徐荻芬「排除煩惱十項辦法」王撫洲「歡笑聲中習瑜伽術」王雲五「我怎樣保持健康」李抱忱「不知老之將至」韓介白「百齡翁談養生」。